



爱似莲生

杨艳梅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爱是永不止息。

——《圣经》

言爱必离不了痴,离不了沉溺。真正的爱是一种极致的迷醉和痴狂。当年沈从文写给三三的情书,一句惊人:“我爱你的灵魂,更爱你的肉体。”丝毫不避嫌,痴迷放纵而又闪烁着人性的美和光辉。这样的情书足让红尘惊诧,可是,在夏日之末的黄昏,在冬河上冻的时节,在春风沉醉的夜晚,爱情这东西若不沉溺又是错的。

在河之洲,芦苇繁密、芳草鲜美,桑叶沃若。我们就漫步河边,眼见河中一对对名唤关雎的鸟儿游得自在欢快而又亲密无间,心中便涌起一股思慕之情。“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而不得,乃于榻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便想象佳人在怀的美好:操琴鼓瑟,笑语嫣然。《诗经》里的爱情总是这么水汽氤氲,霞蒸云蔚且气象万千。为求得在水一方的伊人,不避艰险,不辞辛劳,不畏路途的遥远和曲折,痴情的男儿踩着薄霜就上路了。

到底真心的付出和追求,终让痴情的人儿抱得美人归。这时,无论多么浓烈的爱都要披上婚姻的凤冠霞帔,都要发自肺腑地宣告婚姻的誓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千百年来,仿佛只有这句最能表达新人共同的心愿。曾经,在一位同事的结婚典礼上,新郎热切地望着自己的新娘,动情地吟诵了全篇《击鼓》。也许在场的嘉宾不一定懂得

这首诗全部的含义,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却是所有人内心的共鸣,所以,没有人觉得矫情和酸腐,全场报以如雷的掌声。

我们都曾经是那城角黄昏里,独自焦急等待而又搔首踟蹰的少年。与对方说好的约定,让我们满心欢喜,仿佛无数火苗在心中熊熊燃烧。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一段日子,是最美而又最彷徨的相恋时节,渴望表白却又羞于启齿,按捺不住而又黯然神伤。

黄昏的最后,白衣飘飘的少年终于等到女孩将自己手中的彤管赠出。管身透红璀璨,女孩娴静温婉。放牧归来,又将一把柔荑赠与少年。是这彤管和柔荑很美很神圣吗?当然不是,美的是佳人和青春的时光!神圣的是她所表露出来的那颗剔透纯净的心!是纯洁的她面对爱情时抛出的绣球!是执着的他在牵手的

时候所吟诵的誓言!

令人沉溺着迷的爱恋到了婚姻中便修炼成了一株白莲。穿过岁月风烟,历经时光淤泥,抵达一种最深沉的懂得、最温柔的慈悲。曾经,琼瑶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你和平先生还说爱吗?琼瑶就笑了:我们俩就是相互提醒着吃药。想想,确实,老了可不就是这样,万端抒情辗转全过去了,生活被光阴大刀阔斧之后,删繁就简,只想和眼前的这个人一起买买菜做做饭,打打麻将读读书。爱情砸落到地上显露出朴素的本色,人间自有有情痴,言爱不需风月。

海天茫茫,山高路远。好的爱情,如莲花一般生长,不染淤泥,不沾尘埃。生活不摧,岁月不折,慈悲过往!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喜欢用如此古老的方式爱着对方。而且,我们如莲的心事还能被草虫听到,还能被花木听到,还能被长风 and 流水听到。



剌野菜

徐生力

在我们老家山里能吃的菜肴真是不少,既有珍贵的木子树菇、黄松菇和地大皮等菌类,又有树上开春新翻的嫩芽花儿菜、香椿,地上新抽的竹笋、田边初生的地菜,随季节而生的马齿苋、苦辣菜、油麦菜,还有更多不知名的山野菜,供人们采摘。

小时候过大集体生活,家里只许喂几头猪。稻谷壳磨碎做的糠食,不足百十斤的牲畜口粮,剌野菜自然是我们帮大人干的正事,那是在给猪打猪菜时学会了辨认山野菜的。树上结的,地下长的,水里捞的,大人教我们,只要人能吃的猪就能吃。

渐渐地,物产丰富了,人们的胃口从城里的精细食品,转向山里的粗粮野菜了,以图个新鲜和好胃口。每次回老家,从山外嫁过来的妻子回山里老家,总要到地头田脚剌剌当季的野菜,回城美美地做上一盘别致的菜肴,端上餐桌,孝敬父母。

山野菜春天居多,趁清明、五一节假日,正是采摘花儿菜最佳时节。

齐腰深的树上冒出的花儿菜已经开满一簇簇的珍珠花篮,所以学名叫它珍珠花。趁我们拉家常时,妻子拿个小筐和筐子辈到湾前湾后,不一会儿就可以摘下满满的一筐。但拿回家,滚水漂过之后,清炒涩涩的,改用大油炒,还是吃不到在老家的那个味。“开过花的太老了,”我说,“你是采花还是采野菜?花儿菜能吃的,要么是淡黄的花苞,要么是青青的芽苗。”后来,妻子回家有经验了,不听小孩自领到的就近地方,而是上到高山上。那里温度要比山下低,花儿还没出来,正是采摘嫩芽的好时机。她像采春茶牙尖样,挑选那些纯芽苗的花儿菜。凡是偷懒的孩子所采摘的,她要经过仔细筛选,不合格的全部扔了,留给猪啊鸡啊的,饱食一顿。漂过水后的花儿菜,新鲜的吃不完晒干,春夏秋冬打鸡蛋汤尤为可口。

紧接着是剌地菜的季节。地菜随地而安,菜园,路上,阳沟边,屋檐下,铺天盖地,只要有土,就有它铺展的地方。老丈人在世时,星期天擀

面皮包饺子是最好的美食。所以,我们回老家不免要剌些地菜带回家,包地菜饺子吃,一人一盘。老丈人拿个酒杯,问我要不要来一杯,我说我陪几杯吧。“采掇归来便堪煮,半铢盐酪不须添。”有这样地道的地菜饺子,哪有不来几杯助兴呢。

春秋两季雨后乍晴,在松树林经常生长出一种黄松菇,炒肉丝片、炖汤,美味无穷。即使下面条,也能让人多吃几碗饭。一到雨后天晴,我们就喜欢到山里的松林去采摘。附近采摘的人多了,一路上很难采寻到它的踪影,往往要远到荒芜人烟的地方,才能采摘到。毒蘑菇跟黄松菇比着在松林里生长,小孩子不懂得,常常将毒蘑菇剌进菜篮子。听人说过毒蘑菇吃了中毒,所以,采回来后,大人一定要将所有蘑菇仔细进行辨别,毒蘑菇要剔除,被野物、昆虫吃过的也要择出来。然后将蘑菇背面层层皱褶里清洗干净,剔除里面的杂物,用滚水漂过,才能做菜打汤,放心地吃。

诗 品时空

都市里的村庄

——记商城县金刚台刘小坳

陈显国

一片一片
挂满晨露的松柏
掠过习习的秋风
掀起阵阵绿浪

一阵一阵
甘甜芳菲的空气
遍地萦绕直扑鼻息
令人满腔透爽

一幢一幢
形态各异的洋楼
镶嵌在黛色之中
一湾碧水绕村流淌

一条一条
宽敞整洁的马路
横贯田野直抵村庄
游人如织熙熙攘攘

一群一群
牧在坡上的山羊
不愿归家的小鸡
悠然享受明媚的阳光

一簇一簇
秋霜染红的枫叶
把赤城一隅
装点成都市里的村庄

一拨一拨
喧闹中的城里人
潮水般地涌向这里
赏景、留影、徜徉……

一对一对
热恋中的情侣
纵情地欢歌笑语
在花丛中争艳芬芳

一双一双
步履蹒跚的老人
走进纵横的阡陌
寻觅久违的欢畅

一颗一颗
久居都市里的心
在一个黄金周的晌午
找回了睡梦中的时光……